

目摇摇录

开头的話	(員)
第 一 章摇黄河	(員)
第 二 章摇花园口	(怨)
第 三 章摇赤杨岗	(員怨)
第 四 章摇一个不信神的女人	(猿)
第 五 章摇唢呐情話	(猿)
第 六 章摇拉差車故事	(源)
第 七 章摇长松买地	(缘)
第 八 章摇黄水劫	(苑)
第 九 章摇水上婚礼	(愿)
第 十 章摇落难寻母口	(怨)
第十一章摇闹盐行	(员愿)
第十二章摇王跑的驴子	(员圆)
第十三章摇黑色的春天	(员苑)
第十四章摇濛濛春雨	(员猿)
第十五章摇葫芦湾抢船	(员愿)
第十六章摇黄河之夜	(员源)
第十七章摇洛阳城里	(员猿)
第十八章摇爱爱姑娘	(圆)
第十九章摇牛铃	(圆怨)
第二十章摇石头梦	(圆猿)

第二十一章摇姑嫂	(圓線)
第二十二章摇长安街头	(圓圓)
第二十三章摇桃花庵	(圓線)
第二十四章摇重逢	(圓線)
第二十五章摇古城墙下	(圓線)
第二十六章摇卷蒹草	(線線)
第二十七章摇十八扯	(線線)
第二十八章摇泮河岸边	(線線)
第二十九章摇咸阳饭铺	(線線)
第三十章摇陈柱子的哲学	(線線)
第三十一章摇人往高处走	(線圓)
第三十二章摇过年	(線圓)
第三十三章摇父女情	(線線)
第三十四章摇说书场	(線線)
第三十五章摇龙门之夜	(線線)
第三十六章摇蝗虫	(線線)
第三十七章摇“女孩子也是孩子！”	(線線)
第三十八章摇桃花运	(線線)
第三十九章摇中将梦	(線線)
第四十章摇流浪汉	(線線)
第四十一章摇长松的一家	(線線)
第四十二章摇在死亡线上	(線線)
第四十三章摇寻妹记	(線線)
第四十四章摇荒村	(線線)
第四十五章摇李桥战斗	(線線)
第四十六章摇窑洞里的笑声	(線圓)
第四十七章摇七夕泪	(線線)
第四十八章摇雪夜	(線線)
第四十九章摇荆棘路上	(線線)

第 五 十 章摇西行记	(远缘)
第五十一章摇月是故乡明	(远愿)
第五十二章摇坝桥杨柳	(远缘)
第五十三章摇还乡	(远园)
尾摇声	(远园)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代后记)	 (远园)

开 头 的 话

这本小说就要呈献给亲爱的读者们了。我的感情却是这么难以平静,甚至还有点惶愧。因为我在创作实践上想作一点新的探索,我不知道它适合不适合读者同志们的口味。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得到了新生,民族文化得到了拯救。在创作上很多旧的框框被打破了。很多新鲜的思想产生了。我自己像被关在一个阴暗地下室里的囚徒,突然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呼吸到带着露水和泥土味的新鲜空气。我第二次感到了“解放”这两个字的意义,虽然这次强烈的阳光把我照得眼花缭乱,但我还是吸收了她的“热能”。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看到奔腾前进的时代潮流。它是那样的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一场浩劫之后,大家都在思考了: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思考我们为之付出的带着血迹的学费,思考浸着汗水和眼泪的经验。我作为一个作者,思考不比别人更少,这两年来有多少不眠之夜啊!……摇摇

“思考是一种快乐”,当脑子里边“天光云影”流动翻卷的时候,总会得到一种“觉”和“悟”的快慰。现在,我们的全民族都在思考,形成了伟大的“思考的一代”,九亿人民的思考,肯定会对人类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我这一本小书,就是在“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产生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故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淹没四十四个县造成空前浩劫的事件。在这个大灾难、大迁徙的过程中，我主要写了七户农民的命运。写了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写了这次大流浪中，在他们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

电影剧本《大河奔流》只是着重写了李麦一家人的命运，小说写了七家。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情节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创作上作了一些探索。

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一九六九年，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我是多么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听啊！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热爱人，热爱人民。人们只有在热爱人的基础上，才能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热爱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我们的党。也就是，首先树立对人类的信心，然后才能达到对国家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我朦胧地感觉到，这是文学艺术的最基本的功能。

我自知我的思想太肤浅了，表现能力也很低。我扛不动我在生活中挖掘出来的这些宝贵矿石。我只能指明这些都是人类所极为需要的好矿石。我等待着后来者，我期待着那些生气勃勃、深刻

锐利的青年文学大匠。

在这本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十年一觉扬州梦”，我决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但我塑造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照相，她“美于生活”、“真于生活”，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典型，是需要更严格地提炼的。造酒精容易，造“茅台酒”难。酒的好坏不是光看它的度数，还要看它的醇和香。

所以在这本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了。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

我最近在思考电影中的李麦为什么没有李双双亲切生动？这就是我也在提炼“酒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中间人物”这一条，我不知挨了多少批判，挨了多少拳打脚踢，但结果我也受了帮气影响，作为一个五十岁年龄的作家，我感到内心痛苦，我感到对不起读者，我感到惭愧……

其次，是关于幽默感的问题。我自信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幽默感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一些小说里，字里行间还有一点“幽默”。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幽默感没有了。江青把笑声赶下了舞台，把幽默也放在她的漂白粉缸里漂得苍白了。因为十年没有笑过，整天是眼泪和长吁短叹，哪里还有幽默感？打倒“四人帮”后两年中我还没有“苏醒”过来，这表现在写《大河奔流》电影剧本中。一直到去年，我才感到我的幽默感恢复了。在这个长篇小说中，我的笔又在笑声的锣鼓和雷电中行进着，而且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笑得更响了。

心灵上创伤的平复多么困难啊！

我认为幽默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是人物的信心和智慧的表现。而且人民是需要幽默的，不光是为了笑，还在于它能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来美化人们的灵魂。

以上所说的这些探索,在这本小说中我并没有达到,但是在实践中我坚信我的道路是正确的。让历史的长河去考验吧。

作译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第一章摇黄摇 河

摇摇摇摇摇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摇摇摇摇摇摇 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摇白

—

世界上有多少条伟大的河流啊！

美洲大陆的亚马孙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全长六千四百公里。她以希腊神话中勇敢的英雄亚马孙的名字命名，从安第斯山东麓流出，汇集着二百多条纵横交错的宽阔支流，织成一张流程六万公里的广袤河网。她像一个老祖母，率领着她繁盛的亚马孙家族，浩浩荡荡，注入大西洋。

尼罗河，她是世界第二条大河。她像一个温柔的妈妈带着两个肤色不同的女儿——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在非洲大陆上旅行。六大瀑布是她们头上亮晶晶的珠冠，金字塔是她胸前光灿灿的宝石。她切开了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大沙漠，流经东非裂谷区，在维多利亚湖睡一个觉，用她的乳汁浇灌着非洲干旱的土地。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落基山是她的故乡。她曾经是世界上最多的河流，也是世界上各种风帆的博览会。

湄公河，被称为“流动的稻米”。她像一个丰丽的少妇，在热带丛林中漫步。她的修长手臂上环抱着五个天使般的孩子。她的名字就是“幸福之母”。

伏尔加河是欧洲的第一条大河，全长三千六百公里，她是俄罗斯的母亲。多瑙河，她只有两千八百公里长，却像一条绸带，把欧洲八个国家“串连”了起来。泰晤士河只有三百六十公里长，却是欧洲一部“流动着的历史”。

在这众多的河流中，我更爱我们祖国的河流。

长江是我国第一条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辽阔的长江流域是我国的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使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长江的美是仪态万方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她磅礴的气势；“白波九道流雪山”，“大江茫茫去不还”，是她的雄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她的夜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她浩瀚苍莽的写照。

黑龙江是我国又一条著名的大河。墨绿色的江水，蜿蜒四千三百公里，在弯曲的河床中汹涌奔流，肥沃的原野，茫茫的草地，无边的林海，是北中国最富饶的地方。

在祖国的南方，绿野平畴，澄江如练的珠江，汇合东、北、西三江流水，形成南国最广阔、最富庶的三角洲。她像一枝画笔，在大地上点染着浓绿的颜色，点染着生命。

在这众多的河流中，还有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那就是黄河。

黄河，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用乳汁哺育中华民族成长，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她是我们祖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性格的象征。

黄河，从源头的涓涓细水，沿途汇集三十五条主要支流和一千

多条溪川，形成了每年约五百亿立方米水量的滚滚洪流，向东方咆哮着奔腾着。

黄河是勇敢的，她像一把利剑，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通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她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浊浪排空的气势，劈开大山和深峡，切断腾格里沙漠，在黄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峡谷中穿流而下，经壶口，出龙门，过潼关，逶迤于河南、山东两省的大平原上。

黄河是勤劳的，她像一个倔强的母亲，率领着众多的儿女，日夜不息地辛勤地劳动着，她为我们创造了富裕的“河套”地区，创造了黄淮平原，创造了华北平原。她每年还背着十六亿吨泥沙去填平大海，她要为众多的儿孙去创造更多的土地。

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她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不断地决口、泛滥、改道、淤积，仅在解放前的一百年间，她决口和改道达一百四十九次。咆哮的洪水冲毁村庄，淹没农田，吞噬了无数的生命财产。多少年来，在她的滔滔巨流中，流淌着人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

随着流逝的岁月，黄河终于跨进二十世纪来了。她开始唱一支新的歌 她歌颂着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着人民的智慧和爱情，她歌颂着自己的儿女和新的时代……

二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的夏天，一个大雾的早晨。郑州北面的黄河上，飘着一条木帆船。这条船装载着木机打包的棉花，从潼关风陵渡起航，往开封城运，在河上已经走了三天了。船上只有三个人，掌舵的老艄公叫梁恩，五十多岁年纪，瘦高个儿，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平眉细目，一副慈祥稳重的表情；黑黝黝的、布满皱纹的脸告诉我们：这是个和黄河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船上有个十五六

岁的小姑娘，长得很秀美：瓜子脸儿，细长整齐的眉毛，两只眼睛像点漆一样黑里透亮，微微上翘的鼻子和含笑的嘴唇，还留着一丝孩子气的纯洁和天真。她已经梳起单辫子了。不过单辫不长，像一条粗麻花。大约是长得太快了，又没有合身的衣服，身上穿的蓝粗布印花布衫，显得又窄又小，两只手腕长长地露在外边。

拿着竹篙撑船的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高个子，宽肩膀，鼻梁很高，像铲形的下颚，显出一股坚定和有主意的神气。一双锋利得像鹰一样的眼睛，正注视着前边浓雾笼罩着的滚滚波涛。

女孩子叫梁晴，是梁恩老汉的独生女儿。男孩子姓海，叫海天亮，他是梁恩老汉在船行里一个烧香师弟的孩子。“七七事变”前一年送到他的船上来学撑船的。

河水绕着两岸大堤上的坝头，在河道里走着“之”字形，像筐箩一样大的漩涡，一个接一个地呼叫着，咆哮着。梁恩老汉看着河里的波涛，叮嘱着说：“天亮，前边大流靠北岸了。”

“知道，师傅。”他说着用力撑了两篙，把船送到一条发着青黑颜色的急流里，梁恩老汉习惯地用胳膊窝夹着舵把子磨了磨，船便像箭也似的驶入宽阔平静的主流里。

梁恩老汉点着了一锅烟，把舵把交给闺女梁晴，坐在船头上吸烟了。他看着草滩上那些野鸭，小野鸭已经换掉胎毛会泅水了；他看着大堤上那些柳树，柳树已经像他一样老了，每年还把飞絮洒在金黄色的河面上。

天亮拄着篙走到船尾，小晴正在剥熟鸡蛋。她把两个剥好的鸡蛋拿到天亮脸前小声说：“天亮哥，你吃吧！”

“叫爹吃。”天亮也小声说着。

“爹吃了两个啦！这是你的。”小晴说着把一个鸡蛋递过来。天亮看了一眼梁恩老汉，猛地一张嘴，把一个鸡蛋吞在嘴里。梁晴调皮地又把第二个鸡蛋放在他的嘴边，天亮一张嘴，又吞在嘴里。

天亮两个腮帮子憋得像在吹唢呐。梁晴唧唧咯咯地笑起来。

梁恩老汉坐在船头，眯起眼睛却只装没听见。船太小了。

三

对天亮这小伙子，梁恩老汉是早就看中了。

十多年前，梁恩老汉死了妻子以后，一直自己抚养着小晴。一条三尺长的绳子把女儿拴在甲板上。从喂吃喂喝到洗补衣裳，他是既当爹又当娘。多少年来，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招个养老女婿。自从天亮前年来到船上以后，梁恩便逐渐喜欢起来。他老实、可靠，干活有眼窝，就是家里贫寒些。照梁恩老汉的想法，咱这船户，一不图房，二不图地，只要他能学好手艺，再有这一条破船，也够他们吃喝了。因此，梁恩老汉特别用心教他。这黄河中下游三十六处暗礁、七十二道险滩，他是用了一辈子的工夫，才算摸透了脾性，熟悉了她的航线。然而，把这一切传授给天亮，梁恩老汉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尽心地告诉天亮：哪是奔腾咆哮的大石坡，哪是浊浪旋转的油馍锅，哪是幽深狭窄的葫芦谷，哪是险峻急湍的狼跳峡……摇摇头

这一次船过三门峡，梁恩就让天亮掌舵。这三门峡本是黄河上第一道险滩，有“神门”、“鬼门”、“人门”三个峡口。黄河水从这三道峡口奔腾而出，飞流直泻，像从几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门峡”。这“鬼门峡”水量大，水流急，峡口下边像个滚了锅的大黑漩涡，迎面就是那座千古有名的大礁石“中流砥柱”。

历来在“鬼门峡”行船，必须照着“中流砥柱”大礁石直放。只有这样，船才能随着飞流，在峡口大漩涡里转一圈，然后顺着水势，刚好绕过砥柱石，进入缓流。如果胆小手软，不敢迎着砥柱石放船，只要稍稍偏离方向，船随急流掉入漩涡，就要转几个圈，不是流入深渊，就是撞碎在砥柱石上。

几千年来，这“鬼门峡”下边的漩涡里，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条船，死了多少个人。后人曾在“鬼门峡”崖石上刻着八个隶体大字：“鬼斧神工，峭壁雄流”。在“中流砥柱”石上，又刻了三个像斗一样的大字：“照我来”！

尽管“照我来”三个大字已经刻了多少年代，可是三门峡沉船，每年仍有好几十起。黄河上有一首歌谣是：“船到鬼门关，两眼泪不干，过了鬼门滩，胆大能包天”。因此，黄河上的艄公，能不能吃黄河上这一碗饭，会不会掌舵，全看能不能过这三门峡。

梁恩老汉第一次驾船过三门峡，是二十七岁。就在那次顺利过了“鬼门峡”后，船行的掌柜就给他说了门亲事成了家，就是晴她娘。可惜她在晴长到两岁时候，害伤寒病死在陈桥渡口客栈里。……摇摇头

天亮这次驾船过鬼门峡，梁恩老汉格外操心。夜里还暗暗买了两把纸铤一封香，到北岸禹王庙里烧了烧，让禹王爷保佑天亮平安无事。船进鬼门峡，在放船时候，舵把子虽然在天亮手里掌着，他却恨不得把自己两只手长在天亮身上。他正想对天亮再叮嘱几句，没想到天亮把舵狠力一扳，船像箭一样向着砥柱石飞去，他忽然感到有点偏了，正要伸手去抓舵，天亮却猛地把他的手一挡，大喝着：“你别动！”那条满载着棉花包的船，像一朵雪莲花似的在漩涡里转了一圈，准确地绕过砥柱石进入缓流。

梁恩老汉喊了一声“好！”他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才感到手脖子有点隐隐发疼，天亮挡得太重了。可是他心里高兴，他看了看女儿梁晴，梁晴咬着嘴唇笑吟吟地看着他，眼里却挂着两滴泪珠。摇摇头

船在静静的河面走着，足足有吃一顿饭工夫，三个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梁晴悄悄地擦着手心里湿漉漉的汗水。

四

小晌午时候，河上的浓雾已渐渐收起。两岸大堤上的柳行，已看得清楚了。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从青海、甘肃到郑州，两岸多是高山深谷，约束着河水，很少泛滥，所以人们把它称为“铜头”；郑州以东，黄河奔入大平原，“哗”地一下像扇面似的散开，河滩足有十多里宽，两岸全凭大堤护拦，这一段决口最多，因此被叫做“豆腐腰”；济南以下，东流入海，河道又窄起来，叫做“铁尾”。

梁恩老汉的船正走在“豆腐腰”这一段，河面宽，水流缓，泥沙沉积，河水经常来回滚动，没有固定的航道，全凭看水色、波纹，找着主流驶行，不然就要搁浅。当梁恩老汉手搭着遮阳向北瞭望的时候，忽然发现北岸大堤上集结着大群人马。人群在吆喝着，战马在嘶叫着，大炮在移动着。堤岸下有十几条大船。西北方向还有几股人流，正飞快地向大堤上小跑集结。

梁老汉忙喊着：“天亮！你快看，北大堤上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

天亮看了看说：“兵！日本兵！鬼子要过黄河了，都穿着黄衣裳，还有大炮。”

梁恩老汉说：“听说仗在徐州打，日本鬼子怎么又从这里蹿过来了？八成是要偷渡黄河！”

梁晴这时指着河面说：“爹！有两只小汽船向咱们开来了！”

梁恩老汉看着开来的小汽船说：“开封，咱去不成了。靠岸吧，往南岸靠！”他说着“哗”地一下卸下了帆。天亮掌着舵，掉转了船头。这时，小汽船离他们只有十几米了。

汽船上的汉奸嚎叫着：“喂！靠岸，把船撑到北岸去！”

梁恩老汉对天亮说：“天亮，你快下水，游到南岸，告诉河防上的军队，就说日本鬼子渡河了。”

天亮犹豫了一下。梁老汉催着他说：“快！我们走不了啦！”天亮急忙跳下水。汽船上“叭叭”地打过来几枪。天亮急忙把头钻进波浪中，拼命地向南岸泅去。

当天亮快游到南岸时，他扭头看了看，只见木船上的梁恩老汉和两个日本人正在厮打，又看到一个日本人被推落到水中。接着又是两声枪响……他大声喊着：“师傅——！”这时，他看见另一只小汽船向他追来。他急忙又钻进水里，向南岸的一个坝湾子里游去。

第二章摇花 园 口

摇摇摇摇摇摇 风来了，雨来了，
摇摇摇摇摇摇 漫漫黄水压过来了……

——民谣歌

—

天亮从坝湾子里爬到大堤上以后，顾不得浑身泥水，顺着大堤向西奔跑着。他要找河防军队，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渡河的消息。当他跑近花园口渡口，只见前面密密麻麻地站了十几道岗哨。

天亮走近岗哨大声喊：“老总，日本鬼子过河了！日本鬼子在陈留那边过黄河了！”话声还没有落地，两支冷冷的枪口对住了他的胸膛。

“别动！”一个国民党兵喊着说，另一个下级军官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中牟县的船户。日本鬼子过河了，俺的船也叫鬼子抢走了，你们快去吧，去救救俺师傅！”

那个军官打量了他一眼说：“船户？船上汉奸多得很。带走！”

傍晚时候，天亮被送到花园口大堤下一所大庙改成的小学校里。小学校学生已经放麦假，里边驻的是国民党新八师的师部。

师部设在一所大殿改建的大房子里，房子很破旧，四周黑漆漆的，只有挂在房柱子上那盏煤气灯，发出一片惨淡的白光。灯光下，坐着一个大脑袋的国民党军官。

那个军官头也不抬，眼睛也不看，只顾抽他的绿炮台香烟：“你是汉奸！什么时候当的汉奸？快说！”

“我不是汉奸！”天亮气愤地回答。

“还狡辩！你带那么多小镜子干嘛？小镜子可以指示日本飞机丢炸弹！”

“我没有带小镜子！”天亮委屈地说。

那个带他来的下级军官忙说：“报告师长，他不是那个货郎挑子，他是那个船户。”

那个军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甩了烟蒂，也斜着眼睛横了天亮一眼：“船上装的什么货？扣下来。”天亮说：“我们的船叫日本鬼子抢走了！我是来报信的，你们就把我绑起来……”他还没有说完，从门外又进来一个军官，还带着几个马弁，那个大脑袋师长赶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戴上帽子，“拍”地一声，脚后跟一碰，向那个人敬了个礼。

天亮又被带出去了。

原来那个大脑袋师长姓赖，叫赖金汤，是国民党新八师师长兼郑州开封段的河防司令。来的这个军官叫安景勋，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安景勋早年毕业于保定讲武堂，从小学过一些历史，读过一点旧兵法，一向自诩为博学多才的“儒将”，因此，颇为自负，总以为自己战略眼光。但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宦海浮沉，一直只当个没有实权的幕僚。他常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抱负，一有机会他总爱向上递个条陈一类的东西，来显显他这个“宿将”的才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来第一战区，当上了参谋长，他以为这“出人头地”的时机来临了。鉴于当时的战